

西门丁 著 ● 推理武侠小说

● 香港最新畅销书

双鹰神捕系列 [8]

翡翠双姝

- 失尸记
- 泣血鸟
- 翡翠双姝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西门丁 著 ● 推理武侠小说

双鹰神捕系列 8

翡翠双姝

- 失尸记
- 泣血鸟
- 翡翠双姝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翡翠双姝/西门丁著. —福州: 福建人民出版社,
2000.9

(推理武侠小说: 双鹰神捕系列)

ISBN 7-211-03732-6

I. 翡… II. 西…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39887 号

推理武侠小说●双鹰神捕系列[8]

翡翠双姝

FEICUI SHUANGSHU

西门丁 著

出版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

(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: 350001)

印 刷 泉州晚报印刷厂

(泉州新华路 29 号 邮编: 362000)

开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32 14.625 印张 2 插页 323 千字

2000 年 9 月第 1 版

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

ISBN 7-211-03732-6

I·67 定价: 16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

● 推理武侠小说

双鹰神捕系列

- 1 龙王之死
- 2 血洞房
- 3 陵墓惊魂
- 4 玉佛谜
- 5 无影针
- 6 霜叶恨
- 7 白幽灵
- 8 翡翠双姝
- 9 血洗英雄心
- 10 血雨红灯

作者简介



西门丁,原名王余,福建泉州人。1959年随母赴港,因故辍学。苦学苦练,1980年偶得机会试笔,以“双鹰神捕”系列30种故事奠定武侠文坛地位,成为职业写作人。至今已以十多个笔名出版武侠小说近三千万字。

西门丁电子信箱:

simon wong 1980 @ sinaman.com

目次

失尸记

- 尸体失踪 (3)
- 扑朔迷离 (37)
- 神捕出马 (74)
- 巧钓金龟 (112)

泣血鸟

- 出师未捷 (155)
- 满天风雨 (191)
- 逆子弑父 (217)
- 寿诞风波 (255)

翡翠双姝

- 归途遇伏 (313)
- 黑夜魅影 (350)
- 失而复得 (388)
- 渐露端倪 (439)

失尸记

尸 体 失 踪

十一月三十日，天上飄着鵝毛般大小的雪花，夾雜着利如刀刃一樣的北風，寒氣逼人。

這場雪越下越大，不但地上已鋪滿積雪，連青翠蒼郁的樹木也為雪花所蓋。是故，極目望去，一片白茫茫之色。

才申牌時分，天色已頗為灰暗。通往浙東溫州的官道，兩旁都是沖天的大樹，加上枝葉交錯，光線便更為暗淡了。

大雪飄，飛鳥絕。萬籟無聲中，忽然傳來一陣輕微的馬蹄聲，只一眨眼的工夫，便已看到了來的是三騎人馬了。

馬上的漢子都是青壯年，年齡最大的那個看來已三十出頭，年少的却也已有了二十四五了。這三人身材長相頗為相似，一看便知是同胞兄弟。

騎客都是一式的緊身皂色勁服，策馬狂馳，身手敏捷硬朗，人與馬就似渾為一體。

再一眨眼，三騎人馬已至樹木濃密間，忽地一陣冷風吹來，年紀稍大的那人微微把馬勒慢，略有所覺地抬頭向上一望，隨即喝道：“小心！”

心字的余音尚未飄散，樹上倏地跳下七八個白衣白褲、白襪白靴外加一方白罩巾的漢子來，一字橫開，把官道自中攔斷。

黑衣三漢子猛一聲低叱，幾乎在同一時刻收韁勒馬，馬匹突被勒緊，都發出一陣“希聿聿”的驚嘶聲，人立蹦跳，過了一刻才逐漸靜止下來。

年紀稍大的那個騎客抱拳問道：“請問諸位是那一條線

上的朋友？因何无故拦路？”

为首那个白衣蒙面客见他三人在马匹惊跳间，双脚不曾离过半刻马镫，不由脱口赞道：“好俊的骑功，三位大概便是田家三兄弟：田风、田雷及田电了？”

骑客听了齐是一呆，为首那人道：“正是在下兄弟，尚未请教阁下是何方高人？”

那蒙面客哈哈一声长笑：“某家的姓名阁下不必知道，即使知道也无益处！请三位下马吧！”说着转头向一个同伴打了一个眼色，那人立即向后驰去，不一阵便传来一阵马蹄声，自近而远，逐渐逝去。

田风的脸色一变，暗吸一口真气，声音仍然不温不火地道：“诸位请在下兄弟下马，敢问所为何事？”

那白衣蒙脸客轻笑一声：“咱们素闻贤昆仲驯马有术，所经营的田家马场养了不少良驹……咳咳，兄弟身无一技，有意向贤昆仲讨教一些饲马之术，以便他日也去开设一个马场糊口。”

田雷脸色一沉：“阁下这话谁能相信？所谓明人不做暗事，阁下意欲何为，何不明言？”

那人一阵哈哈大笑：“兄弟句句均是肺腑之言，田二公子不信，我也没办法。”

他一味说些无关痛痒的事，田雷脾气较急躁，忍不住喝道：“阁下知否在下兄弟现在正有急事在身？”

田风比较持重，忙白了兄弟一眼，温声道：“阁下有意学习驯马术，田某多了几个同好，心头喜不自胜，异日有空，几时到敝场，在下兄弟把所知倾囊相授，如今请让开一条路，让贱兄弟通过如何？”

那人问道：“咱们让路，又有何好处呢？”

田電接着答道：“在下兄弟，无不感激！”

那人哈哈笑道：“可惜咱们已穷得家无粒米，想现在便向三位请教一下。”

饶得田风老成持重，但此刻他也不由得脸上变色，沉声道：“如此看来，阁下是存心来找碴子的了？”

田雷道：“大哥，不必跟他多说，快闯！”

那蒙脸客冷冷地道：“要闯也得下马，否则，毁了良驹，岂不可惜？”一语刚落，双手一挥，他两旁的六个手下立即奔前跃上，挥动兵器，向田家兄弟袭去！

田雷取出钢刀喝道：“要打早就该来了，老子久候了！”手腕一翻，把一根熟铜棍挡开，刀尖刺向另一个蒙脸人。

田家刀法以快驰名，他眨眼之间，分袭两人，当真是急如惊虹！

那人见田雷的刀尖刺到，闪身一避，顺手挥剑戳向马首。

田雷爱马心切，猛喝一声：“畜生找死！”钢刀“刷刷刷”连劈三刀。他居高临下，占了优势，这三刀当真使得又快又重，那蒙脸客抵挡不住，慌忙后退。

田雷“呀”地喝了一声，双腿一挟马腹，催马突围，那马儿极为通灵，立即后脚一蹬，向前蹿去了。

不料，那个使熟铜棍的蒙脸客早已有所预谋，乘马腿向后一中蹬，他立时一棍击下！

只听“喀嗤”一声，马匹后腿足踝骨登时断了，马儿人立而起，紧接着因为后腿疼痛，又翻身掀下，以前脚着地，这一来，一高一低，饶得田雷马上功夫了得，冷不防也被抛了下来。

为首那个蒙脸客哈哈大笑：“田二公子，某家早已吩咐

你下马了，只是你不听良言，才让马儿多受痛苦！”

田雷虎吼一声，脚尖一点，迅速掠前，手腕一抬，钢刀朝对方拦腰劈去！

那蒙面客翻身避过，手腕一翻，已多了一柄长剑，长剑一引斜刺田雷肋下。

田雷大喝一声，钢刀一挥，“呛”的一声，将剑格开，随即翻腕反削对方胸膛！一招未老，招式又变，再一振腕，反削为劈，向那蒙脸客的肩膀劈下去！

那蒙脸客微吃一惊，脱口道：“田家快刀果然名不虚传！”双脚一错，避过刀势，长剑向对方手臂削去。

这一剑速度虽不甚快，但十分神妙，田雷只得再度换招应战，两人便一快一慢搏斗起来。

田雷的马匹被毁之后不久，田电的坐骑亦遭一个蒙面脸人使用“地趟刀法”斩断一对前脚，把他掀下马背。

田电见走不脱，只好定下神来，全力与对方周旋。

他人如其名，刀快如电。他们三兄弟中田风刀法最稳，田雷最沉，田电最快。他一旦全力放手施为起来，但觉刀光如一条矫捷的游龙在身前身后飞舞，只一眨眼间，已使出十八刀！

他的对手有三个，人人不敢撄其锋，都是先采取守势，一直待田电使了八八六十四刀之后，稍作换气时才能抽空反攻。

田风的坐骑虽没被对方斩杀，但眼见自己两兄弟的坐骑都不能再用，无力脱困，只好飞身下马应战。

围着他的也是三个蒙脸客，其中一个见他下了马，突地弃他而去，追上那匹空马，一刀把马首斩断！

田风双眼尽赤，喝道：“鼠辈敢尔！”刀法一变，一柄刀

忽地化成一對，一對又化兩雙，只見点点寒芒向一个手持双斧的蒙脸客卷去！

那人一对短斧挥得风雨不透，田风的刀光倏地一敛，万点寒芒化作一点，自两斧之间的空隙一刺而入，立时在那蒙脸客的肩膀上拖了一道长长的伤口！

蒙脸客弃一斧而退，田风大喝一声，正想迫进一步把其斩杀刀下，不料他的同伴见情况危险，一条短枪急忙自后刺至！

田风回身反手劈出一刀，“格！”刀刃砍在枪杆上，那枪登时被荡开四尺！

田风如出柙猛虎，脚跟一顿，飘前六尺，一刀劈向那个手持短斧的蒙脸客！

幸而那个去斩杀马匹的蒙脸客及时赶到，一刀把田风的钢刀接去，回头道：“老六，你快把伤口扎住！”

这汉子的功力显然比持短斧及短枪的稍高，田风连斩七刀，竟未能把其迫退半步，那个持枪的蒙脸客轻吸一口气，再度上前与同伴夹攻。

不久，那个手持短斧的蒙脸汉包扎好伤口之后，挥斧上前围攻。

田风以寡敌众，饶得他刀法凌厉也逐渐落在下风。

田风刀法虽快，但内力不如乃兄深厚，是以二百招之后，气力渐衰，刀势也慢了下来，登时失去先机，陷于苦战。

田雷的形势最好，以一敌一，但对方的剑法十分精妙，每每能于危急之时，奇招突出，化险为夷，因此，田雷刀势虽然又急又沉，仍然占不了便宜。

田家三兄弟固然取不了上风，但对方亦不能伤其肤发分

毫。眼看天色逐渐暗了，田风不由大急起来，暗暗忖道：“如此缠下去也不知要到何时才能脱困，爹爹病情严重，赶着见他最后一面才好！”

想到此，他心头更急，奋起神力拼死反扑，但对方也加紧施为，仍然把其牢牢地困着。

再过半炷香时间，田家兄弟都已有筋疲力尽之感了，都暗暗吃惊起来，田风忍不住问道：“诸位，在下兄弟到底在何处得罪了你们？若非仇比天高，恨比海深，可否另日订期再决雌雄？”

那些蒙脸客此刻再不答话，只一味哑斗，田风不由怒道：“田家兄弟虽然不是什么侠客，但自问做事一向光明磊落，又秉承父训不与人结怨，阁下不会找错了人吧！”

为首那个蒙脸客长剑一晃，迫退田雷一步，答道：“只要你们是田敬庄的儿子便错不了！”

田风心头一跳，脱口问道：“你莫非是家父的仇家？”

那人不再答话了，一柄利剑忽然紧紧把田雷绕住。

正在危急间，远处又传来一阵马蹄声，蹄声疏落，田风长期与马匹为伍，一听便知来的只有一匹，但此马跨幅极大，亦为良驹。

马儿果然来得极快，眨眼便在其旁边停了下来。田风侧头一望，见来者乃一个白衣青年，相貌堂堂，双眼如电，腰间悬着一柄长剑，显得英气勃勃。

田风正想出口求助，眼光一落，见来人也是白衣白裤、白袜白靴，心头一沉，忖道：“莫非是对方的后援？”登时不敢开口。

那白衣青年看了一会，忽然咦的叫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三个人便是田家的‘闪电刀法’，风闻田大侠并无收徒，莫非是

田公子？”

田电闻言忙道：“正是在下兄弟，敢问少侠是否认识家父？”

白衣青年朗笑一声，“铮”地一声抽出长剑，笑道：“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何必认识！呔！在下看他们鬼鬼祟祟蒙着脸，料不是什么好东西！”说着身子如离弦之箭般，自鞍上射了过去！

他脚尖在地上一蹬，再一掠，便已至那个手持熟铜棍的蒙脸客身前，长剑一挑，斜刺其腋下空门！

这一剑，不但快，而且眼光奇准，正是攻敌之必所救，那蒙脸客猛吃一惊，忙不迭向后急退。

白衣青年虚晃一剑，霍地一个风车大转身，长剑自一个手持钢刀的蒙脸客的刀隙中刺了进去。只听“噗”的一声，钢刀落地，那人抱腕而退！

白衣青年猛地蹿前一步，飞起一脚把其踢翻，紧接着，脚尖在雪地上顿，如一头矫捷凶猛的豹子，扑向田风那一边。那个持枪的蒙脸客见其来势汹汹，连忙回身应战！

白衣青年喝声来得好，长剑立即反撩过去。

持枪的蒙脸客手腕一抖，泛起两朵枪花，鲜红的红缨在雪地上显得格外醒目。枪花一团在右，一团在左，奔向白衣青年！

白衣青年艺高胆大，夷然不惧，身子微微一偏，长剑倏地挥起，剑刃沿着枪杆急溜过去！

蒙脸客若不撤招，一双手腕便将被剑刃削断，他惊喝一声，手腕一沉，枪尖刺在地上，身子却借势飘飞一丈，呼道：“头儿风紧，扯呼！”

为首那个蒙脸客抬头望一望天色，急喝道：“兄弟们，退！”

那几个蒙面客虚晃一招，齐向后暴退，一退两丈，转身向外驰去。

白衣青年冷笑一声：“天下间岂有这等便宜的事！”轻吸一口气，身子如怒马般追去！

田风忽然叫道：“少侠，强寇莫追，算了吧！”

白衣青年一呆，脚步一顿，转身道：“贤昆仲居然忍得下这口气？”

田风长叹一声：“少侠有所不知了，在下兄弟因身有急事，所以……咳咳，少侠的坐骑是否能借在下一用？在下兄弟的坐骑被那些人杀死了！”

白衣青年又是一呆，道：“在下只有一匹坐骑，昆仲却有三个……”

田风忙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家父旧患发作，派人去通知在下兄弟，所以在下兄弟星夜赶来……现在此地只有少侠的坐骑了，是才斗胆相求，寒舍离此只有数十里，在下先回家，少侠跟舍弟步行到寒舍，届时在下自然把马还与少侠！”

他怕白衣青年仍然不肯，又道：“日后少侠几时到敝马场，在下必定奉上十匹良驹为赠！”

白衣青年笑道：“区区一匹马，田兄若有需要尽管取去不妨！令尊高风亮节，小弟心仪已久，也想去瞻仰一番！”

田风喜道：“如此有请了，田某在寒舍倒履相迎！”说罢，轻轻一跃，跳上马背，双脚微微一挟，那匹马便泼风般向前驰了出去！

白衣青年惊叹一声：“贤昆仲的马上功夫，当真令人叹为观止，小弟这马性子极烈，小弟连降服它三次，才肯听话，如今在令兄胯下却驯如绵羊，令人惊诧！”

田雷笑道：“家兄馴服烈馬的功夫的確青出于藍，連家父都自嘆不如！”

“這就難怪！”

田電這才猛地記起，忙問道：“剛才幸得少俠解危，又慨然贈馬，在下兄弟不曾請教高姓大名，思之實在汗顏，請問少俠……”

白衣青年道：“在下皇甫雪，賤名不見經傳，兩位大概不會曾有过耳聞！”

田雷回身看了他几眼，道：“听说皇甫少俠素在管神捕手下辦事，咱兄弟聞名已久，只是未遇機緣，緣慳一面而已！”

皇甫雪連聲不敢，三人便聯袂向前馳去。

途中，田電又問：“皇甫兄怎會來此處？莫非附近發生了什麼大案子嗎？”

皇甫雪領首：“正是，溫州知府楊大人的公子，無端端的在家內忽然失蹤，小弟接令去調查失蹤原委！”

“原來如此，皇甫兄坐騎為家兄借去，豈不誤了行程？”

“不打緊，公事雖然緊急，相差一時三刻，倒也沒有關係。”

說話間，天色經已全黑，雪下得更大，風也逐漸猛烈起來了。

朔風迎臉撲來，如遭刀割，三人都低頭疾走，走了一阵，田電忽又記起一件事來：“二哥，剛才咱們清楚看見，有個蒙臉客騎馬離開，可不知是否去討救兵呢？”

田雷尚未答，皇甫雪眉頭轻轻一皺，抬眼望去，可是風雪之夜，視野極低，什麼也看不到。他沉聲道：“小弟怕那人去找人，又在半路上埋伏！”